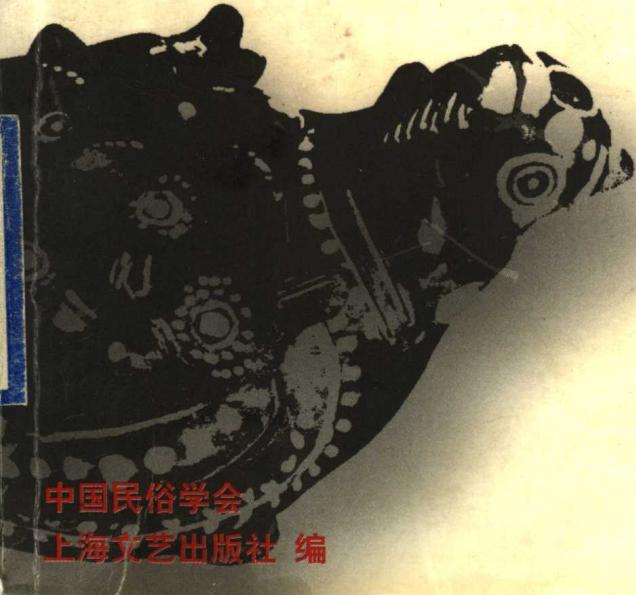


**五四**前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京、浙、粤三地年轻知识分子们满腔热忱地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创办《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组建民俗学会、从事社会调查、搜集民俗资料、潜心科学的研究、出版民俗读物，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歌谣学、民俗学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新篇章。值此现代民俗学运动**八十周年**之际，出版本刊以志纪念。

# 中国 民俗学 年刊 1999



中国民俗学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

中国，古称“华夏”、“中夏”、“中原”，是位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文明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 中国 长城

中国，古称“华夏”、“中夏”、“中原”，是位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文明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中国民俗学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

中国  
民俗学  
年刊  
1999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涂 石  
封面设计：周艳梅

中国民俗学会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民俗学年刊**

(1999 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mailto: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n.com](http://www.slcn.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字数 309,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200 册

ISBN 7-5321-1855-X/K·125 定价：20.00 元

主编 钟敬文  
副主编 刘魁立 何承伟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安德明 连树声  
杨利慧 贺学君  
涂 石 程 蕤

## 卷 头 语

民俗产生于人类征服自然、发展自身的过程中，民俗演示人类历史活动的轨迹。我国民俗资料的记录与研究，始于先秦，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近代两千余载。进入 20 世纪，在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下，现代民俗学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蓬蓬勃勃地发动和开展起来，京、浙、粤三地年轻知识分子们满腔热忱地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创办《歌谣》周刊、《民俗》周刊、组建民俗学会、从事社会调查、搜集民俗资料、潜心科学的研究、出版民俗读物，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歌谣学、民俗学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新篇章。蔡元培、顾颉刚、周作人、刘半农、江绍原、钟敬文等一大批学界先辈为发扬民众文化、为确立民俗学的历史地位发出呼吁，发表论著；提出民俗学课题，拓宽了民俗学研究思路；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卓越贡献。

中国现代民俗学虽诞生于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传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和西方学术的有限影响，但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其前进道路之曲折，行走步履之艰难，以致至今它仍是一门相当年轻的人文学科。扶植它，使之进一步健康成长、快

步前进，是我们民俗文化学界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刊之创办，旨在扶植学术队伍，提倡脚踏实地、奋发图强、追求真理的学风，发表我国当代民俗学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反映我国民俗学包括社会调查、搜集整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的新成果和新面貌，增强我们认识历史、熟悉国情的能力，为现实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殷切希望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和帮助。

# 目 录

卷头语 ..... ( 1 )

## 歌谣学、民俗学运动八十周年纪念

钟敬文的早期民俗学思想 ..... 赵世瑜 ( 3 )

钟敬文先生重视方法论研究与应用 ..... 连树声 ( 19 )

关于顾颉刚的一篇佚文 ..... 刘锡诚 ( 27 )

附录 中国民歌：悲哀多于快乐，反抗多于顺从 ..... 顾颉刚 ( 36 )

艾伯华和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 钟敬文 ( 39 )

蔡元培与人类学 ..... 段宝林 ( 48 )

我国民俗学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 王文宝 ( 62 )

关于歌谣运动的文学考察 ..... 贺学君 ( 69 )

## 民俗学的新课题

——谈民族文物研究 ..... 宋兆麟 ( 83 )

关于我国古代的民俗观 ..... 范 利 ( 92 )

## 田野调查与民俗志撰写研究

民俗学的发展与民俗志的编纂 ..... 陶立璠 ( 103 )

## 文本式田野作业中的学者观念

### ——对我国现代田野作业中的九种著述的

- 分析 ..... 董晓萍(119)  
民俗志的文体论 ..... 陈云根(141)  
关于方志民俗学 ..... 刘永立(145)  
民俗志写作的现状与前景 ..... 山 曼(157)

## 基础理论研究

- 关于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 马学良(165)  
“口头程式理论”与史诗“创编”问题 ..... 朝戈金(176)  
民俗主体“全民说”质疑 ..... 王增勇(190)

## 专题研究

- 论中原女娲神话 ..... 张振犁(203)  
生民造物的始祖与英雄  
——谈猴神话 ..... 杨利慧(225)  
鼠婚习俗与农耕文化 ..... 马昌仪(242)  
药学“本草”疗法中的普遍模式、地方知识  
与民俗表象 ..... 吕 微(255)  
从农事禳灾仪式看民间信仰中的地方神 ..... 安德明(270)  
客家家族文化习俗 ..... 高丙中(282)  
萨满教的动物观 ..... 孟慧英(293)  
论蒙古族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 ..... 色 音(301)  
试论河南民俗美术的考史价值 ..... 范明三(318)

## 图书评论

### 歌谣学运动的新篇章

——读“太湖流域作家群丛书”…………… 程 蕃(355)

### 国外学术状况

民俗学(Folklore) ……………… (371)

日本的中国民间传承与民俗文化研究简况

…………… 百田弥荣子(375)

《仙人掌上有蜘蛛——现代都市的传奇故事》序

…………… [德]罗尔夫·威廉·布雷德尼希著(394)

### 学术信息

书林掇英…………… (418)

东方民俗学林出版…………… (422)

民俗随笔丛书出版…………… (422)

《民俗学概论》出版…………… (423)

全国报刊民俗学主要论文目录索引(1979—1994)…………… (424)

稿约…………… (434)

订阅启事…………… (435)

编后记…………… (436)

# 歌谣学、民俗学运动

## 八十周年纪念



## 钟敬文的早期民俗学思想

赵世瑜

人们几乎都公认，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钟敬文是极少数以民俗学研究为毕生职业的人之一，当他自 1924 年正式开始走上这条漫长的民俗学研究之路始，就一直不间断地跋涉，一直到今天还未曾停步。像胡适、刘复等人一样，钟敬文是从文学切入民俗学的，他小时念过私塾，旧诗做得很好，后来还在家里“自修古典文学”。在陆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又开始接触新文艺。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传到广东，使他读到了更多的新文学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一部新诗集。直到后来，尽管他把主要精力投放 在民俗学的教学与科学的研究上，但仍不断创作出诗歌和散文，他的一生总是表现出浓厚的诗人气质和无法解开的文学情结。因此，如果像周作人、胡适等人所说的那样，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有文艺学的和民俗学的两条道路，那么钟敬文就是一直在这两条路上同时行进，并且努力将其合二为一，最后开创出民间文化研究的广阔天地。

—

据钟敬文回忆，他是在家乡读到的新式报刊和书籍所附的广告上，知道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存在、并开始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的，但在此之前，他也已经开始“不知疲倦地在向周围的人们采录民间歌谣、故事”了。<sup>①</sup>为什么当地的其他人同样有可能接触当时的这些新的研究思路，却很少有人被引发这方面的浓厚兴趣，而钟敬文却由此出发，走上了民俗学研究的漫长驿程呢？据钟敬文自己的回忆，这与他喜欢古典文学有关系，特别是他读了《诗经》、乐府诗等包含民歌的文学作品。那么为什么他能注意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民间文学呢？他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因为在1920年前后他去广州补习英语，在那里接触了更多的新思想和传播这些思想的报刊杂志，比如《新青年》，胡适、陈独秀等人关于“文学革命”的思想、关于用民间文学、白话文学来代替贵族文学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sup>②</sup>。此外，自从1918年北大开始征集歌谣以来，各地的报刊“纷纷仿效，在报刊上登载歌谣一类的民间文艺。当时广东的省报和我们县里的地方报就是这样办的。我对歌谣等的注意，也是从那里引起的”。<sup>③</sup>

虽说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民主思想的影响，但由于生活在与乡村生活比较接近的土壤之中，使他在少年时代已

---

① 见《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钟敬文对笔者的回忆，1996年12月12日。

③ 《“五四”——我的启蒙老师》，《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第15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经广泛接触到民间文化的丰富内容。这与周作人、顾颉刚有类似的地方。钟敬文先生曾说，“我们广东，就贵族的文艺来说，能够为中国文学史上生色的，虽为数不多；但论到民众的文艺，它却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宝库”，广东“恐怕可以说是富于这方面艺术的一个省份吧。所以‘粤俗好歌’这句古话，并不是什么过分的赞词”。<sup>①</sup> 他曾说，民间文艺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身边”，“我的嫂子就能讲故事，也会唱歌的。”“这就好像要引火，要有打火的东西，但是没有柴不行呵！在石头上是点不燃火的”。所以有了丰富的民间生活的体验，虽然当时还没有把它们从学术上来对待，但是一旦新的思想一引，“这个柴就燃烧起来了。”<sup>②</sup>

在促使钟敬文投身于民间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还有一个偶然的因素。当他在读中学的时候，一些新派的老师给学生讲授了许多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学的知识，这引发了钟敬文学习科学的热情。大约在1920年前后，他为了报考上海南洋大学的工程学专业，来到广州补习英语，但主要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使他被迫放弃了这方面的计划，回到家乡的陆安师范学校读书，钟先生自己说是“回到了乡下”，这反而使他有条件接触民间生活，搜集民间文艺的作品，以至把他搜集来的东西投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开始他的民间文化研究之路。否则的话，他将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一位民俗学家。他说这是“歪打正着”或者说是“不幸中之幸”。

在钟敬文知道了《歌谣》周刊的存在之后，就去信索取这份刊物。在陆续得到《歌谣》周刊之后，引发了他搜集整理本地歌谣

---

① 《客音的山歌》，《语丝》，第118期，1927年，2月12日。

② 钟敬文对笔者的回忆，1996年，12月12日。

的活动。自 1924 年 4 月起，连续给该刊寄去了他搜集的海丰歌谣，并得到发表。“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sup>①</sup>但是，“写作《歌谣杂谈》的时期，我只是受了当时先辈们这方面活动的触发，因而产生热爱这种‘野生’文艺的兴趣，并企图写出自己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对它的一点理解感想。我的理解是粗浅的，思想力也相当薄弱。当然，那时我还没有专门从事这种学问，乃至于为它献身的意念。”<sup>②</sup>

钟敬文后来指出，在研究的初期，虽然搜集和研究的材料都是民俗学的，比如歌谣、故事等等，但研究的角度还只是文艺学的，这是当时“唯一的角度”。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喜爱文学，进行了许多纯粹的文学创作，还因为当时了解了一些关于文学的新理论，而对民俗学理论的了解，还是在进入中山大学以后。他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歌谣杂谈》（可以“歌谣中的一种表现方法双关语”为代表）、还有写于 1925—1926 年的《中国疍民文学一脔》、《客音的山歌》等，都是文艺学角度的探讨。这个角度，虽然在钟敬文以后的研究实践中有所淡化，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直到他负责编辑了《民俗》周刊之后，还写了《绝句与词发源于民歌》等属于文学方面的大量论文。

1935 年在日本东京的时候，他又写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主张在他已经熟悉了的文艺学和民俗学之外，“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据钟敬文先生自己回忆，他已经不能记清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的动机，但是从他的长期研究

---

① 《〈歌谣〉周刊·我与它的关系》，《民间文学论坛》，1992 年，第 2 期。

②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自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

实践和笔者对他的了解来看，他是想把他同样喜爱的文艺学和民俗学嫁接起来。这两者对于他来说，都不能割舍；民间文学材料从广义上说属于民俗学，但随着钟敬文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论了解的增多，知道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歌谣、故事、神话之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特别是民俗学不可能从审美的角度去对待民间文艺作品；民间文艺与作家文艺之间的区别就更不必说，它不仅具有科学上的差异，而且本身包含着民主化的思想倾向，所以不仅要有研究一般文艺和作家文艺的文艺学存在，要有从传承和文化的角度研究民间事象的民俗学存在，还要有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文艺材料的民间文艺学存在。这种主张是他逐渐掌握并接受的民俗学观念与自幼就在心中根深蒂固的文学情结的有机结合。

他的这种思想与当时许多从文学角度切入民俗学的人、如胡适、赵景深等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胡适曾说，对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赵景深在与周作人讨论童话时也认为，“童话虽不能不用民俗学去解释，但是却不必只从民俗学上去研究。各人研究了民俗学以后，就可以分途实施到别处去的。……我对于童话的志趣，便是将童话供儿童看；我愿用民俗学去和儿童学比较，我不愿用民俗学去研究民俗学”。<sup>①</sup>他们都表示了个人从文学或其他学科的角度去探讨民间文学资料的意向。钟敬文也不愿放弃从文艺学的角度去处理这些材料，但他又不是仅仅保留这一个角度，他并不拒绝“用民俗学去研究民俗学”（按我的理解，前面的“民俗学”指的是民俗学理论和方法论，后面的“民俗学”指的是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

<sup>①</sup> 《晨报副刊》1922年3月28日，《童话的讨论》。